四書典故辨正

四書典故辨正卷三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祖廟

廟祧之制。先儒已有定論。至毀廟之主。韋元成謂藏於太祖廟。鄭康成謂先公之毀主藏於后稷廟。先王之毀主藏於文武廟。後儒遵之、毛大可著廟制折衷、獨生異議、謂七廟外別立一廟以藏遷主、謂之遷廟、而引曾子問以爲証、其言曰、曾子問云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及卒哭成事而後主各返其

廟至若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而升於太廟夫所謂羣廟者四廟之外正毀主所藏之廟也其廟曰遷廟又曰祧廟惟國有凶喪然後歛而藏諸太廟今曰毀主藏太廟則是以凶喪之禮爲恒禮而可乎若曰毀主無廟則歛於羣廟爲何廟返於其廟又何廟也若曰羣廟指四親言則歛主稱羣廟迎祫稱四廟兩相互見而欲以一切涸并誤矣

愚按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

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無主耳此言巡守當以遷廟主行不當以七廟之主行盍七廟五廟非遇崩薨去國祫祭不可虛主也下引老聃之言以証之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返其廟此崩薨虛主之証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此去國虛主之証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祫祭虛主之証通上下文讀之羣廟即四親廟即上文七廟五廟不可虛主之廟

其歛主稱羣廟迎祫稱四廟者偶然變文並無他義毛氏乃以羣廟爲遷廟而謂遷廟之主惟國有凶喪然後斂而藏諸太廟則非凶喪不得而虛其主也何故巡守乃載之以行乎顧其言則又曰曾子問王者興師曷爲載遷廟之主以行而孔子謂遷廟之主可虛七廟之主不可虛以七廟之主歲時常祀惟凶喪則虛之他無虛理故近世巡狩取七廟之主而不取遷廟即爲非禮是遷廟在七廟外夫子已明明言之愚按前言遷廟之主惟凶喪然後斂之此言七廟之主惟凶喪則虛之毛氏

之言固已自相矛盾矣而其誤又有甚者夫所謂遷廟主者已遷之廟之主非已遷之主之廟也孔子言遷廟主而毛氏倒其辭曰遷主廟孔子但言七廟之主不可虛而毛氏增其辭曰遷廟之主可虛誣聖言以証成已說此無忌憚者之所為也嘗徧考禮家言毛氏之論絕無據依惟晉穆帝時有別築一室以藏遷主之議蓋晉廟以宣帝為主而征西以下四主乃宣帝祖父若藏于宣帝之室嫌于屈祖就孫故為此權宜之說並非經典是不可以不辨

毛氏又云文十三年公羊傳曰羣公

之宮、舉公諸先公也、而哀三年桓僖宮災、傳謂火踰公宮、然後及桓僖二宮、公宮卽舉公之宮也、桓僖二宮卽公宮中之二公宮也、故定八年從祀先公、亦謂就閔僖二宮而正其位、則桓僖有宮、閔亦有宮、向非遷廟、則四親外焉得有公宮、且桓距哀已十一世、閔僖距定已七世八世、焉得在定哀間復有桓廟與閔僖廟、此正所謂遷廟藏遷主者、愚按哀公時有桓僖之廟、杜預謂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則非遷廟明矣。且孔子在陳聞火。而知爲桓僖廟者。杜云、以其親盡而廟

不毀宜爲天所災也若遷廟藏遷主則爲合禮孔子何由而斷其當災乎毛氏之說謬甚　又云文王世子國君出疆公族無事者守公宮此卽遷廟與春秋火踰公宮正同不然下有守太廟是祖廟守貴宮是世室守下宮是親廟若謂公宮卽親廟不二守乎愚按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孔疏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與下文爲總正室守太廟以下各言其別則公宮者總下太廟及貴

官貴室下官下室而言毛氏以公宮為遷廟何其謬也
毛氏廟制折衷曰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祭法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
顯考廟即四親也曰祖考廟即太祖也孔穎達曰諸侯
初封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按諸侯祖
廟有三等一是王者之後得奉先祀如陳奉舜祀杞奉
夏后祀類則直以始祖入祖廟而四廟四親則前世未
爲諸侯者亦得以葬士祭大夫之典推之此五廟俱實
者一是始封之君如齊之呂尙楚之熊繹類則虛一祖

廟而四廟四親則實其先世而特虛在中以俟始封者之祧入之此虛一而實四者一是王者子弟祀所出之王如武王封微子于宋得祀父帝乙爲祖廟宣王封弟友于鄭得祀父厲王爲祖廟類其四廟四親則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不立四親而第虛其廟以待繼世之遞入此虛四而實一者若孔氏謂諸侯初封止高祖廟此大無據語不謂孔氏亦出此愚按毛氏分別三等祖廟皆本孔穎達之說然又有五廟皆虛一等而毛氏未之及王制孔疏云凡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

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據此則王子弟始封。得祀所出之王者。則五廟虛四而實一。如毛氏所云。其不得立出王之廟者。則五廟皆虛也。疏又云。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此即所謂齊楚之類。虛一而實四者。又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

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為後世之太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此即所謂陳杞之類五廟俱實者毛氏旣襲用孔說乃又云孔氏謂諸侯初封廟止高祖此大無據則孔氏並無此語而捏造以寃誣之入室操戈一至於此

大夫三廟王制曰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曰大夫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王制有太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太祖兩說不同鄭康成曰太祖別子始爵者王制是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

祖之廟周制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此一說也然按家語孔子答子羔論大夫士廟制皆與王制同且曰自有虞至周所不變也則王制非商禮明矣而何以互異也毛氏廟制折衷曰王制之祀太祖爲別子言之也別子得祀所自出大傳所云繼別子之所自出者雖大夫而得祀先公爲祖廟如魯三桓爲桓公出得立桓廟晉曲沃桓叔爲穆侯出得立穆廟類若祭法所云則爲凡爲大夫者統言之凡爲大夫則祗立父祖曾

三親而不及太祖此又一說也然凡為大夫者得祭曾祖而別子何以反不得祭也萬充宗任鈞臺又創為同廟異室之說萬云大夫三廟者其一昭一穆高與祖同一廟曾與禰同一廟皆異室任云大夫三廟無太祖者則虛其中高及祖一廟曾及父一廟常祀止及曾祖于祫乃及高祖至五世大夫乃正位中廟此說尤屬杜撰祭法云大夫立三廟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顯考高祖也經明言顯考無廟何得云高與祖同廟官師一廟而祭二世故經云王考無廟而祭之若大夫三

廟而祭四世經何以不曰顯考無廟而祭之而曰有禱爲壇祭之也凡七廟五廟三廟之主四時皆有常祀今旣高與祖同廟乃必干祫然後及高祖而常祭不及以情理揆之同列于廟而四時享嘗獨不得與爲曾祖祖禰者其能晏然坐享子孫之祭耶且大傳云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者省或訓問謂省問于君而君賜之祫也或訓察謂有大功見省察于其君而賜之祫也今云高與祖同廟將預設高祖之主于廟以待干祫乎設君不賜而祫不得干則高祖之主不且虛設乎夫謂高祖有

服不容不祭大夫士庶人皆當祭及高祖者此伊川程子之說而經無其文訓程子以義起之則可而據以解經則非矣

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鄭註云官師中士下士也上士異廟中士下士祖禰同廟毛大可據曾子問廟無二主以駁鄭氏祖禰同廟之說恩按士喪禮有朔廟禮二廟者曰朔于禰廟先禰而後祖也一廟者曰朔于祖廟舉祖以包禰也則官師之禰廟亦稱祖廟經有明文其必有王考之主明矣記云廟無二主爲

一君而作二主者言之非謂一廟必不可有二主也

廟主 附

許愼鄭康成謂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徐邈及淸河王懌謂大夫士亦有主鈍翁汪氏曰廟所以棲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足矣廟何爲者祔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憑以班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爲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此不根之辭以臆揣之者也陳

氏禮書曰重圭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祏執謂大夫士無圭乎汪氏此條可以闢許鄭之妄矣至廟主之制不載於經然王克言以木爲之長尺二寸衛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舊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齊要之帝后

之尊無有過尺二寸者鈍翁謂重鑿木爲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圭之修短宜畧與重彷恐非是

陳宗器

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大祭則出而陳之註謂玉鎮天球宏璧之屬寶器兑戈和弓之屬此即章句所引也又典庸器掌藏庸器及祭祀陳庸器註謂庸器征伐所獲之器及以其兵物鑄銘者陳之以華國也則陳宗器當兼寶器與庸器言毛西河

謂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指宗廟祭器言此鄭註之說今所不取

設裳衣

毛西河曰裳衣有兩項一以衣尸一則設之座上以爲魂衣而祭之蓋天子斂衣有百二十稱大斂所餘悉授之守祧而藏之廟中及祭則先以上衣授尸儀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非上衣與尸所服賸之衣則設座而祭總謂之裳愚按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謂靈座魂衣也此是喪中所設至於祭祀則司服云共其衣

服而奉之。守祧云各以其服授尸。無魂衣設座之文。毛說未確。

薦時食

時食在庖人為其祭祀之好羞註引煮豚膏香之類是煎和之味非祭祀所用周禮內饔掌王及后世子割烹煎和之事至宗廟之祭祀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以煎和褻味鬼神所不享也或又引月令季春薦鮪孟夏嘗麥等則此是薦新中薦時食謂正祭品物不可以薦新嘗時食。

考昭穆

昭穆之說有二有謂昭穆無定者陸佃云昭穆者父子之號方其為父則稱昭方其為子則稱穆非一定者如周以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為穆此一定也其後穆王入祔王季當遷則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左而右居穆位成康與昭以次互移而後穆王得祔焉所謂無定昭穆是也有謂昭穆有定位者張璪云王季武王則常為昭文王成王則常為穆王季當遷則武王自左而上據王季之位文

王當遷則成王自右而上據文王之位各不相亂朱子亦謂昭祔遷昭而穆不動穆祔遷穆而昭不移二說不同自以朱子爲正毛大可嘵嘵口訕多見其妄

序昭穆章句言子孫之序安溪李氏謂於經傳無證據只是序祖考之昭穆耳愚按下序爵序事皆单舉一事獨此項槩言宗廟之禮而不言宗廟中之何禮如安溪說則宗廟之禮四字指廟制之東西與合食之南北與下文一例於文法甚合又此項先言對越在天者下文乃言駿奔走在廟者於義亦順或言祖考何待於序此

大不然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羣廟之主夫合羣主于太廟而可云無待於序乎漢儒孔氏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此可以証安溪之說然祭統云夫祭有昭穆昭穆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註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即主子孫之昭穆言亦不得謂於經傳無據今並存之而具其說于左

序子孫之昭穆舊說謂同姓之無爵者於阼階下分爲兩行西面北上以次序立其同姓有爵者與異姓之爵

序立於西階下文王世子篇言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推之知同姓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此鄭賈諸儒之說也任釣臺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有爵者入異姓不後之乎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宗盟不太無色乎類族辨物禮之大者混同姓於異姓豈類族乎愚意阼階世次則自北而南以北爲上以序昭穆爵位則於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爲序蓋世異則子不可先父故貴不敵親世同則弟不妨先兄故親不敵貴也愚按任氏謂序昭穆中兼序爵其說實

勝先儒然其中義例尙不止此楊文來曰序昭穆有二義一序其自出之昭穆如虞吳爲太王之昭二號爲王季之穆魯衛爲文王之昭晉韓爲武王之穆其名世世不易此辨親疏之遠近也一序其所居之昭穆如周公是文王之昭伯禽又是穆考公又是昭此別世次之尊卑也全謝山曰序昭穆必先序宗法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弗敢先也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

有一族則各爲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疏之殺是也兼此數條而序昭穆之義備矣

序爵

孔穎達曰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以士禮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推之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門東北面西上士門西北面東上旅食在其後又少牢下篇衆賓位在門東既獻在西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位當依此愚按據孔疏則天子之祭爵尊者序

立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其爵卑者始位在門東西北面旣得獻乃移位於西階之南而東面也俗說但云序立西階而不知何位有不同疎矣其他序爵之事見祭統者三條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一也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凡餕之道每變以衆二也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三也

鄭註爵爲公卿大夫士專以王國卿士言章句易

公卿爲公侯。兼外諸侯言。毛大可曰、大饗助祭。除開國遷都與新王即位。五服列辟。總不能至。安得以常祭及之。愚謂不然。諸侯春朝秋覲。分方而至。豈竟無與祭者。章句兼言之是也。

序事

註以事爲宗祝有司之職事、毛大可非之曰、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如太宰贊玉幣、宗伯省牲鑊、以五等爵中取其有公孤六卿諸官職者爲之、故又曰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此正中庸所以辨賢之解、若宗祝

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祗問職掌安辨賢否愚按毛氏此條甚謬古祭祀最重宗祝宗以相主人祝以相尸是以特牲禮先獻祝而後獻賓先獻宗人而後獻兄弟鄭康成云先獻祝以常接神尊之也宗祝之重如此而毛氏以爲非助祭之人必如太宰宗伯始爲助祭之人不知太宰以下則註中有司之職事足以包之助祭執事各有所司有司非必賤者之專稱也且太宰宗伯助祭之事載在周官亦有一定職掌而毛氏以爲臨時始授是謂辨賢尤與禮文不合耆專攻朱註而不復

自顧其立說之非。何苦乃爾。

旅酬

旅酬之禮。大全許氏一條。根據特牲饋食禮。頗爲明。恐李岱雲異同條辨。強作解事。妄起疑端。謬誤支離。使人眯目。爲分條駁正如左。

條辨云、旅酬之禮、許白雲言之雖詳、然亦有可疑者、如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荅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酢酒先自飲、刋酌以獻賓者、謂之酬、此三句第解獻酢酬三字之義、非正言旅酬之禮也、然

主人獻賓、亦曰酢賓、賓酌主人、亦曰酢主人、語類之說甚明、蓋酢者胙也、言其皆受神福也、

愚按詩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酢報也、左傳胙之土而命之氏。疏胙報也。酢與胙皆訓爲報。義固相通。然謂獻亦名酢。則禮無此文。酢者、報也。報主人之獻也。語類云、古人酢賓、便是受胙、此朱子一時問答之詞。不可爲據。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矣、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夫謂之又自飲、則其飲在賓酢主人之酒之外、故謂之導飲、乃許氏謂卽飲酢酒爲導飲、其不合者一也、

按別本載許氏此條俱作主人酌酒先自飲是飲酢酒之外又酌以自飲也今作酢酒乃傳寫之誤不必以此獻疑

主人獻賓賓酢主人與主人復酬賓若主人必自往西階賓必自往阼階紛躁雜踏成何禮體其不合者二也

行獻酬之禮而賓主不相往來則中間當設一送爵之人而禮無文也辨詳後

主人先酬賓之酒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先自

飲而舉觶於長、長兄弟亦奠而未飲、乃賓取所奠觶於阼階前以酬長兄弟者、主人所酬之觶也、長兄弟西階酬賓者、其弟子所酬之觶也、至賓弟子竟未舉觶于其長、與註中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何願不合、或謂許氏弟舉兄弟之子半邉、以類推賓之弟子半邉、而主人與賓所酬之觶先不相嘗、其賓弟子再酬其長之觶、又將安歸乎、其不合者三也、

按特牲禮、旅酬只有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而無賓弟子舉觶之事、章句云云、兼無算爵言之、許氏則專以

旅酬言之本無不合岱雲自生轇轕耳或謂許氏舉半邊以類推此無稽之說賓弟子本未舉觶又安得有再酬之觶而慮其無所歸乎

林氏存疑又謂許氏原非省文其賓酬長兄弟之觶原是主人所酬之觶非其弟子所舉之觶其弟子所舉之觶又在下文無算爵內夫兄弟弟子與賓弟子各舉觶于其長者等也何以兄弟之子導飲而即以之酬賓賓弟子導飲而弟等于無算爵乎其不合者四也

旅酬之始本無賓弟子舉觶導飲之事賓弟子舉觶在無算爵時林氏之說是也長兄弟無觶故用弟子所舉之觶以酬賓賓自有奠觶可酬故弟子至無算爵時始舉觶岱雲不識禮文而橫生一辨殊不可解

予以儀禮參之朱子之說蓋旅酬之禮始於飲福酒天子主祭既飲福酒又欲均神惠于衆故使衆相導飲也尸傳神意以嘏天子天子欲徧傳神惠于助祭之人故主人先酌以獻賓此主人指子姓兄弟之最長者而言也賓於是亦酌主人皆謂之酢言皆受神

福也云爾自此以後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乃謂之酬蓋又導賓使飲也

獻亦名酢禮無此文前已辨之矣謂主人指子姓兄弟之最長者而言此則尤謬禮天子獻賓有攝主攝代也謂代王爲主人也周禮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註云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此大宗伯攝主也膳夫王燕飲酒則爲獻主註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此膳夫攝主也祭祀之攝主則禮無明文或云亦大宗伯攝之或云當小宰攝之未知孰

然斷無以長兄弟爲攝主之理葢主人獻賓之後亦

兄弟若獻賓以長兄弟攝則獻兄弟之時又誰爲主

辟乎其不然明矣

玩儀禮與永予之說亦有三處互異爲可疑也儀禮

訓旅而後舉非不舉也荅廣之說則曰旅時亦不舉

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則終不舉矣是原存疑案者

已與儀禮互異矣荅潘鄭之問則又謂舉觶于賓賓

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其長是賓

不自飲而仍反于其長與終不舉而又自別舉爵者

互異矣至以沃盥爲遝賤其說誤無疑乃又曰獻酬之俎未徹賓不敢旅酬酬酒賓奠不舉至旅亦不舉更自有酬盞在右爲旅盞也是與終不舉之說同而與旅而後舉且不自飲而仍反于其長之二說又互異矣

旅而後舉者宗廟之酬旅亦不舉者鄉飲之酬按鄉飲酒禮主人酬賓賓奠於薦東此觶旅時亦不舉別有一人主人之吏舉觶于賓奠於薦西賓取以行酬是以鄉飲酒禮記云凡奠者于左左即薦東此奠而不舉者也將舉

於右右即爲西北奠而後舉者也朱子謂至旅亦不舉更自有酬醆在右者乃鄉飲之酬而非宗廟之酬當時隨問隨荅未與分清今不根究其說之所自來而以爲與儀禮互異不亦謬乎　朱子三說惟荅漢卿一條與禮不合疑有譌誤

愚意主人方自飲以飲賓之初其觶即終不舉又別舉爵是何道理朱子謂不知如何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至謂賓不自飲却以獻執事仍獻於其長夫主人方導賓飲賓不飲而反之並非導飲之意先王制此

儀禮郤是爲何其不足信也又明矣惟儀禮賓受之奠于席前至旅而後舉其說可信宗廟之酬神悲不敢虛旅而後舉禮也燕飲之酬有不舉者此君子不盡人之歡之意亦禮也乃竟謂其無道理而不可信豈目未見鄉飲酒禮耶亦妄甚矣

然愚意必俟兄弟之子與賓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且衆無不徧而後舉則爲時延久衆皆徧飲而主人初酬賓之酒尚奠于席有是理乎

特牲禮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之後賓取觶酬長兄弟

此所取之觶即主人之酬觶奠于薦南者所謂至旅而後舉也何曾有必俟兄弟之子與賓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且衆無不徧而後舉之說而橫生此辨乎。

愚意主初酬賓之時兄弟之長與賓之長皆不一人、旅而後舉者兄弟之長酬賓之長至徧而後舉也賓旣舉飲畢仍獻于其長此即語類以其家臣鄉吏一條賓飲畢即以觶授于執事者則以獻于其長也如此方是主人飲二杯客只飲一杯若許氏之說主人飲一杯客已飲二杯矣朱子連賓酢主人一杯為二

杯恐亦未的也

旅而後舉者如予上條所言是也俗雲謂兄弟之長酬
賓之長至徧而後舉則主初酬賓之將並無長兄弟酬
長賓之事亦並無賓飲畢仍獻于其長之事此杜撰也
一杯二杯之說本非禮文不足與辨

此一爵是酬之禮非旅酬之禮猶未下爲上也惟衆
皆導飲其兄弟之子先自卒觶而舉觶于其長長兄
弟奠而未飲其賓弟子亦先自卒觶而舉觶于其長
賓亦奠而未飲由是賓與兄弟不一人賓弟子與兄

弟之子尤不一人各各尊飲至徧而後舉焉凡此皆下爲上而逮及于賤者也由是主舉觶以酬賓賓舉觶以酬主賓之黨與兄弟之黨無不交錯以徧而無次第之數乃謂之無算爵者也

兄弟弟子舉觶爲旅酬始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爲無算爵始兄弟弟子舉觶凡二次賓弟子舉觶止一次特牲禮文甚明俗儒乃以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爲旅酬以賓主各自舉觶爲無算爵杜撰如此而謂其曾見禮文吾不信也

語類又曰、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一人、先舉觶獻賓、賓飲畢、即以觶授于執事者、則以獻于其長、遞遞相承、獻及于沃盥者而止焉、愚意主人獻賓、賓酢主人與主人酬賓、皆有家臣鄉吏之屬、奔走獻觶、斷未有主人與賓、雜踏于西階阼階之理、遞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是言酬禮之終、並徧及于執事之人、非謂逮賤之本意、不指下爲上之子弟、而以沃盥者爲逮賤也、

特牲禮、主人西階上獻賓。賓主在右。主人西階前酬賓、賓

在左此主人親徃西階獻酬之明証也惟主人親徃西階與賓同在一處而仍以左右分賓主故云賓在左主在右若主不自徃遣人送觶則一西一東原不相混又何必言賓在左主在右乎岱雲謂賓主徃來雜踏非禮中間必有送觶之人此則岱雲之禮而非儀禮之禮也

送觶之說禮文並不經見惟周禮小宰疏有云凡賓客酢王之時太宰于賓處受而奉王此說近似然亦第謂賓致爵于王王不親受而太宰受之耳非并賓在西階而太宰往受其爵也岱雲憑空臆度并此疏之近似者

亦不知引何其陋也。獻及沃盥。此鄉飲酒之禮。禮記

鄉飲酒義云、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

終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孔疏云、此經明

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無被遺棄之事。此與宗

廟之酬。各自一禮須分別言之。不得混併。

語類又有客先勸主人、主人復勸客、客又勸次客、次

客又勸三客一條、與旅酬之本意不合。或者無算爵

之後、固有如此遞遞相承者乎

特牲禮、賓取主人所奠觶酬長兄弟。此客先勸主人也。

長兄弟取弟子所奠觶酬賓此主人復勸客也賓以所受長兄弟觶酬衆兄弟長兄弟以所受賓觶酬衆賓長此客又勸次客也衆賓長以所受長兄弟觶旅衆兄弟衆兄弟以所受賓觶旅衆賓此次客又勸三客也朱子云云正旅酬時節次何謂不合若無算爵之節則經固未詳耳

下爲上逮賤之義諸說不同孔疏旅酬時使卑者舉觶於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賤者在先此解下爲上主於卑幼先飲爲讀如字言下者反爲上也蔡虛齋

曰舉觶非就是勸其長飲酒只是洗盞更酌而歸于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徃勸他人飲耳此解下爲上主於代長斟酒任鈞臺曰此時長賓有奠觶主不酬長兄弟長兄弟無奠觶無以相酬故弟子舉觶然後行旅此解下爲上重在代長舉觶楊文來曰三獻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役獻衆賓徧乃又酌酬賓是惟酬賓一人而于衆賓則止有獻酢而已主人因獻長兄弟如賓儀獻衆兄弟如衆賓儀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儀更爵酢是皆止有獻酢而無酬也長兄弟視賓例應酬而主人

末之酬故旅酬之先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尊故主人自酬長兄弟親故兄弟弟子代主人酬義各有取也此解下爲上主于酬酒而以下爲弟子上爲主人與前二說異胡應麟曰賓主獻酬之後凡與飲之人皆得行酬謂之旅酬獻酬之酬舉觶起于主人旅酬之酬舉觶起于賤者以賤者行主人之事故謂之下爲上此解下爲上亦重在舉觶而以下爲弟子上爲主人與楊說同毛大可曰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致爵

之禮。但及室中之貴者。及旅酬。長衆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酬。是逮于賤也。此以上爲鬼神下爲祭者與楊胡二說。又與朱子語類曰、旅酬遞遞相承。及于沃盥者而止。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此以酬及小臣末吏爲逮賤。與祭統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逮下之道也同意。孔疏云、又制受爵。是逮賤也。此以特牲禮所云長者受爵。荅拜。揖弟子復位諸儀節爲逮賤。蓋卑幼見荅于長者。所謂有事爲榮也。愚按下爲上之義。蔡說大非。孔疏毛說亦不可用。逮賤之義。孔疏語類俱非的解。楊

氏胡氏任氏三說于義皆通當並存之以俻採擇

按旅酬之禮少牢所記與特牲畧同所異者特牲旅酬訖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長以行無筭爵之禮少牢旅酬訖惟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不及賓弟子而賓長又舉爵於尸乃遂之於下疏云此舉爵更爲旅酬如上旅酬之儀是少牢獨有兩番旅酬其不同如此

燕毛

天子之於同姓有時燕有因祭而燕文王世子族食世降一等此時燕也中庸燕毛因祭而燕也毛大可謂祭

畢爰有燕此祭畢行賜爵禮為祭統十倫之第九倫所謂長幼有序者愚按詩行葦篇朱子謂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在小序無此說朱子之言固毛氏所不肯信然尙書大傳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楚茨詩鄭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儀禮特牲饋食禮徹庶羞於西序下鄭注為將以燕飲此非祭畢有燕之明証乎祭統之賜爵即周禮司士所云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者此旅酬中事孔疏謂旅酬

時賜助祭者爵是也毛氏以之當燕毛謬甚　世子記王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此時異姓旣歸賓客之俎似不宜復與此燕任釣臺曰此賓乃取於姑姊妹之夫禮所謂父之黨非卿非外諸侯以內賓例之可知也此足補先儒所未及。

社

胡五峯謂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吳草廬謂有社又有北郊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

行之萬充宗謂圜丘即郊方丘即社社有二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所謂方丘者即此夏至祀焉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又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良耜詩序所謂秋報社稷者于此行焉祭五穀之神而以句龍配此庫門內右之社不與郊並稱者愚按以大社為北郊古無此說宋王晦叔郊祀論云古之祭地者有社又有大社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大社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折則方丘矣其名有三其實一也萬說葢本于此然疏謂大社

在庫門內之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靈恩謂王社在籍田疏又謂大社有稷王社無稷今謂大社在北郊王社在庫門內右而又合稷與王社而一之其說與先儒異愚之北郊祭地經有明文確乎可據但以周禮之北郊與祭法之大社合而爲一則杜撰矣

后土 註

任鈞臺曰家語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是官名句龍配食于社謂社爲后土猶可謂地爲后土可乎惟僞書武成竊言告于皇天后土左傳言履后土而戴

皇天其實爲非禮之稱大戴禮公符篇祝辭曰惟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則不當稱后土明矣愚按書召誥孔疏云左傳言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此說最通蓋土爲羣物主故地稱后土勾龍爲后土猶棄爲后稷鄭康成云言居居稷官此官也與地稱后土之義自別若大戴禮下土之稱不見於他經恐亦未可爲典據

禘

任釣臺曰禘必合毀廟親廟之主惟趙伯循謂禘不及

親廟其說已不無小誤朱子論禘主趙氏然趙氏意止謂不及親廟朱子并謂不及毀廟是因趙氏而再誤也愚按趙氏云大傳王者祭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葢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之義故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而以始祖配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見春秋纂例趙氏之所謂羣廟親廟也朱子誤認趙語以羣廟爲兼毀廟親廟而言故并謂不及毀廟任氏辨之最明其謂禘必合毀廟親廟尤爲不易之論先儒

因小記大傳並言以其祖配而不及羣昭羣穆故以爲止設二位不知配者對也大禘時所自出之帝東向而太祖西向與之相對羣昭羣穆則兩旁侍享故特著之曰以其祖配正以明羣廟咸在而太祖之位不可夷于昭穆也豈祭一配一之謂哉

任鈞臺著肆獻祼饋食禮論禘祫云禘祫之說先儒互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劉向說也三十月祫又三十月禘徐邈說也四月禘十月祫張純說也四月祫五月禘趙匡說也禘可春可夏祫必以秋某氏說也三年喪畢

遷主于廟曰禘。在即吉之月。無有常期。杜預說也。喪畢遷主。孫遞居王父之處。禘之爲言遞也。劉歆賈逵鄭衆說也。三年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曰祫。明年乃禘于羣廟。鄭康成說也。愚謂四時之祭。春祠夏禘秋嘗冬烝。春則犆。夏秋冬則祫。謂之時祫。至三年則于冬祫獨隆其禮。親廟毀廟皆合食太祖。功臣與焉。以其大于常時之祫烝。故謂之大祫。又謂之大烝。周禮所謂朝享也。又三十月當夏禘時。又獨隆其禮。上追始祖所自出。止及毀廟。而親廟之主不復升合食。功臣亦不與焉。以其大

于常時為祫禘故謂之大禘周禮所謂追享也禘以四月祫以十月首時之正卜而不吉則在仲月故周禮以仲月明其極趙匡因謂禘以五月也喪三年不祭喪畢則舉大祭以遷主而祔廟當春夏則舉大禘而親廟之主亦升合食以便于遷當秋冬則舉大烝故春秋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為大祫而杜預以為大禘因以禘為除喪劉賈以禘為遷主鄭謂三年喪畢則祫而亦春禘春祠秋祫諸說所自來也愚按周禮司尊彝既言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又言四時之間祀追享朝

享。追享爲禘。朝享爲祫。禘以四月。間於春夏。祫以十月。間於秋冬。是於四時常祭外特舉此禮故稱間祀若即於時祭隆其禮何以名四時之間祀乎使其如是舉大禘則無時禘矣舉大祫則無時祫矣而又謂大禘不及親廟。則大禘之年。親廟獨缺一祭。如謂文武以下分禘于文武之廟此亦康成之臆說。而非禮經之明文也。三年喪畢之祭竹書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春秋閔公二年書吉禘于莊公襄公六年傳晉人曰寡君未禘祀（服悼公初薨尚未吉禘）是喪畢祔廟之祭不論何時總名曰禘有經

傳可據。今謂當春夏則舉大禘。當秋冬則舉大祫。亦是調停公羊杜氏兩家之說。于經傳無明文也。其言祫兼毀廟羣廟。禘止及毀廟不及親廟。則又與四書約旨自相矛盾。當是未定之論耳。

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韋元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終世也。朝新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注小異。按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二說近之。據國語祭公諫王。謂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則是彼以

即位來見耳。非爲新王而來、顏說止及一事而韋說及兩事也。愚按新王喪畢卽吉之祭。亦名禘祭、然不追所自出、與大禘不同、諸侯來朝之祭。禮謂之大饗、注曰大饗謂以九獻祫祭先王。不云大禘。卽國語注亦未嘗指爲禘祭也。斗南據劉歆之言。師古之注。以解大傳不王不禘之文。殊乖經義。　任釣臺云、后稷履大人迹而生、故詩止言姜嫄、周禮享先妣、皆不及高辛、是周非高辛後也、夫人之生、其始以氣化、其後以形化、后稷有母而無父、受氣于天、成形于母、此氣化形化之交、天與人之

際也周公禘所自出于廟無主虛位而東向以爲天也
可以爲祖也可懸按史記世本大戴禮並以后稷爲帝
嚳子詩鄭箋謂帝嚳後十世而有稷譙周古史考謂稷
父微故不著名上古世次渺茫未知孰是然周之所禘
者實帝嚳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自出謂太祖所
自出之帝非必太祖之父葢太祖以上有曾爲天子者
以世數旣遠不復立廟故特設禘禮以追享之虞夏禘
黃帝殷周禘帝嚳皆此義也故不王不禘若以所自出
爲太祖之父則虞夏祖顓頊當禘昌意不當越昌意而

禘黃帝矣故謂稷非嚳子則可謂周不禘嚳則不可鄭康成以所自出爲感生帝劉臺亦用其說愚未敢以爲然　顧震滄春秋大事表力主鄭說謂稷契皆無父而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履帝武敏歆所謂帝即感生帝也以其無形無影故不可立尸又不可立主但憑依於始祖之神位以爲所自出之帝故當大禘之時始祖得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以次咸列愚按鄭氏論禘有二說於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圜丘而配以嚳於喪服小記大傳則以爲祖之所自出者感太微五帝

之精以生木則靈威仰火則赤熛怒之類祀之於南郊而配以稷是鄭本以禘爲南郊之祭不以爲宗廟之祭其說已爲王子邕所駁今以爲祭感生帝於廟則用鄭說而又變之其謬尤甚夫太微之帝天帝也天神地祇與人鬼異不可以室居故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於渭陽此五人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議其非禮況祀天帝而可即宗廟行事乎且祭感生帝而無位但憑依於始祖之位則大傳當云以其祖憑之不當云以其祖配之配者對也

未有祭所自出而太祖得正東向之位者也

四書典故辨正卷四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蒲盧

蒲盧一名而有三物夏小正雉入于淮爲蜃傳曰蜃者蒲盧一也爾雅蜾蠃一名蒲盧二也埤雅瓠之細腰者曰蒲盧三也鄭註此經以爲蜾蠃毛大可引家語證其說按家語云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以待化而成解蒲盧似是蜾蠃然中庸無天道敏生句則蒲盧自承敏樹言而卽以家語之

解解中庸亦未合沈存中謂是蒲葦毛氏皆其改盧爲蘆不知盧與蘆通史記司馬相如傳蓮藕菰蘆漢書作瓠盧此通用之證但沈云蒲葦不擇地而生藝蒲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爲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似非比類之意蒲葦不擇地而生豈得云政不擇人而舉耶竊謂蒲盧即埤雅所云瓠之細腰者薛文清讀書錄云瓜瓠以竹木引之即纏附而上政之得人而舉猶是也似于比類之義較合　鄭註蒲盧取桑虫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虫

然邢疏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己民若蒲盧然也按蜾蠃負子之說舊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虫教祝變成己子陶隱居嘗辨其謬寇宗奭亦云蜾蠃之巢拆視之有子如粟米大色白而微黄所負青虫却在子下即陶氏所謂捕取青虫塞房口以待其子大爲糧之意是蜾蠃原自生子非取螟蛉之子教祝以爲己子也舊說未確而家語待化而成句中庸所無尤不當據以作解

遠人

遠人有兩項一是蕃國諸侯如西旅貢獒越裳獻雉類

一是商賈行旅如孟子商賈藏王市行旅出王塗類此西河毛氏之說當從之鄭註專指蕃國尚闕而未備許東陽謂賓旅朝聘諸侯及大夫則朝聘在懷諸侯經內旅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則遊士起於春秋戰國文武時未嘗有此

既稟

章句既稟稍食也既讀爲餼本鄭氏註愚按說文既小食也亦作㮣小食卽稍食謂稍稍給之字本通氣論語不使勝食氣邢疏氣小食是也或加食爲餼考工記以

致稍餼。古本作稍氣是也。旣槩氣餼字並同。孔疏乃謂以旣與稟連文。又與餼同聲。故讀爲餼。是不。識旣字也。然疏云旣稟謂飲食糧稟。此却不謬。俗說乃以餼爲牲口。不。知。凡。食。料。皆。得。稱。餼。國語馬餼不過稂莠。其証也。百工旣稟。祇是食物米糧。如今官府造辦處給官飯月米之類。不得如周禮掌客饔餼之餼。專指牲牢言。

送往迎來

周禮掌節之所掌者八。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

節此用以使者並與送逆遠人無涉遠人是蕃國諸侯商賈行旅當主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注云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則包括得凡爲遠方之人是柔遠送逆事若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註云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疏云常事謂朝覲會同此[illegible]以待朝聘之人在懷諸侯經內大全小註引之非是

委積亦有別如大司徒小司徒之令野修道委積掌訝

之戒官修委積掌客之五積四積三積皆以待朝聘之諸侯卿大夫委人所謂以稍聚待賓客者與遠人無涉委人云以甸聚待羈旅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送逆之治其委積飲食此方是柔遠送迎事大全許東陽所引殊混

章句以符節爲送往以委積爲迎來此互見之法符節本兼送迎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是也委節亦兼往來禮註謂從來至去皆設之於道是也

朝聘

尙書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周禮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據大行人、則六服分年來朝。以地之遠近、爲朝之疎數。據周官、則每至六年。五服盡來朝。無遠近疏數之殊。其說不同。孔氏尙書疏謂、昭十三年傳、叔向言六年一會。卽周官六年一朝。而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不必

其君自朝以此彌縫兩經之異按叔向言一年一聘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杜註謂十二年有四朝與周官不合大行人所云見者與下十二年一巡守之文緊相承接明係朝之正禮而孔疏强指爲因貢而見其爲曲說不待言已後人是周官者直斥周禮爲非周公之制是周禮者又以周官爲僞古文聚訟紛紜迄無定論毛大可則謂尙書周禮本無不合周制諸侯六年一朝而大行人析言之所云侯服歲一見言六年中之第一年侯服以一年朝甸服以二年朝男服以三年朝

采服以四年朝衛服以五年朝要服以六年朝是六年六服各一朝而尚書言五服者以要與夷鎮藩四服在五服外也此說任鈞臺採入所著禮記章句中但如其說則大行人之文當云侯服一歲見甸服二歲見始得今以歲一見二歲一見解作一歲來見二歲來見畢竟於文義不合乃調停之曲說耳　頫聘之期經傳所言不一當以周禮爲據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鄭註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無事則已殷

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據此則十二年中卿大聘三。大夫小聘無定數也。蓋侯服歲一見則年年朝。甸服二歲一見則以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十二年朝。男服三歲一見則以三年六年九年十二年朝采服四歲一見則以四年八年十二年朝衛服五歲一見則以五年十年朝要服六歲一見則以六年十二年朝其一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獨朝則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是十二年中凡三大聘此周制也若王制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昭三年傳、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昭十三年傳、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先儒或以爲霸主所制。或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此皆不可爲據者。毛大可云、六服皆以來朝之次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凡十二年。中侯服以一七年朝。則有二四六八十十二年。六聘。甸服以二八年朝。則有三五七九十一年。一年六聘。皆除巡年外。以次而周。是十二年中。凡六大聘。與鄭註不合。其說非也。

厚往薄來

厚往薄來章句云燕賜厚而納貢薄按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賸獻賓賜飧牽類是待來之禮非往也周禮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好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如春秋時天子賜胙宰咺歸賵周定王告晉之慶此是往禮來禮有三項或因朝而貢大行人侯服歲一見貢祀物之類是也或因聘而貢聘禮璧琮幣帛庭實皮馬是也或歲之常貢小行人春入貢及大宰

九貢是也。

蓍龜

洪範稽疑。卜筮並重。而左傳乃有筮短龜長之說。杜註謂蓍數龜象。象長數短。或謂龜惟鑽灼之易。蓍有扐揲之煩。又謂龜象應在久遠。蓍數應在一時。安溪李文貞公謂筮以陰陽。卜以五行。陰陽簡而該。五行詳而備。自四時五方甲子分野物族事類。莫不以五行求之。此其所以為長於筮也。愚按易大傳極贊蓍德。若長短果殊。則天生神物之蓍。不得與龜同德矣。或謂卜人蓋云筮

所言其理短龜所言其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此說亦非觀下㫖其繇曰云云且字明是更端之文非以繇辭分長短惟曲禮孔疏謂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託言筮短龜長非蓍龜之靈智有長短也洪範疏同此說得之

日月星辰繫焉

日月所會謂之辰言次舍也毛大可曰十二次舍舊各不同自十一月子起至十月亥止漢律歷志爲星紀元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皆順數者而馬融尚書註則自元枵子起由星紀丑析

木寅至諏訾亥止皆逆數者未知孰是愚按逆數者以次舍言順數者以斗建言星紀于辰在丑斗建在子元枵于辰在子斗建在丑諏訾于辰在亥斗建在寅降婁于辰在戌斗建在卯大梁于辰在酉斗建在辰實沈于辰在申斗建在巳鶉首于辰在未斗建在午鶉火于辰在午斗建在未鶉尾于辰在巳斗建在申壽星于辰在辰斗建在酉大火于辰在卯斗建在戌析木于辰在寅斗建在亥一順一逆太元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是也毛氏以爲十二次舍有不同誤矣　梅勿菴

歷學疑問中諭七政高下。謂日月五星各麗一天而有高下。古今歷家皆言月在太陽之下。故月體能蔽日光。而日爲之食。是日高月下日遠月近之證也。月與五星皆能掩食恒星。是恒星最在上而於地最遠也。月又能掩食五星。是月最在下而於地最近也。五星又能互相掩。是五星在恒星之下。月之上。而其所居又各有高下。於地各有遠近也。是故居七政之上。最近大圜最遠於地者爲恒星。恒星之下。次爲土星。又次爲木星。次爲太陽。爲金爲水。最近於地者爲月。愚按依西氏數算月距

地心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里餘。日距一千六百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里餘。金水附日環轉。論距日不論距地。火星距地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里餘。木星距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里餘。土星距二萬五百七十七萬五百六十四里餘。經星距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里餘。此七政各麗一天相去高下遠近之數也。揭子宣璇璣遺述、不取天有九重之說。謂天一而已。惟是渾淪磅礴廣厚無際。日月星辰麗於中。如山之宿石。或在其巔。或在其半。或

在其麓。又如人身之口目臍腎。雖有高下。實其一體。此論亦通。益九重之說。原不可拘泥。勿菴亦謂各麗一天。而總一渾淪之體。於中庸所謂繫焉者。初無牴牾云。

華嶽

傳說謂華山為五嶽之一。故曰華嶽。閻潛邱毛西河謂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周官職方氏九鎮。河南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雍州。其山鎮曰嶽山。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皆對舉者。愚按嶽山即禹貢之岍山。亦名吳山。在今鳳翔府之隴州。周制九州。與禹貢異。割雍州之

東南屬豫故其時以華山爲中嶽嶽山爲西嶽其爲二

山對舉無疑

書同文

許氏說文序云倉頡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則

文者書之形體也周禮大行人諭書名鄭註書名書之

字也朱子亦謂書名是書底名字則名者書之聲音也

中庸言書同文管子君臣篇云干戈一度書同名一以

形體言一以聲音言也書兼文與名二義而任翼聖謂

文兼書與名二義則中庸何不曰文同書而曰書同文

乎又謂只言書同文者周之盛時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周衰行人之掌久不行則讀之聲未必無殊特其筆畫形象尚無異耳此說亦非是言同文則聲音在其中管子云同名豈得謂聲音正而形體未必正耶亦拘滯甚矣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由舟車人力而極之於天覆地載區壞盡矣其又曰日月霜露者何此蓋為下血氣立根邵子皇極經世曰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今按歷書以度分天

卽以天度分地自北而南為帶一帶在赤道之下其地日正對而極熱則可謂之霜露所不墜二帶在北極之下三帶在南極之下兩處日極遠而極寒則可謂之日月所不照融結者萬物之死地是以血氣之倫不蕃焉血氣所蕃在黃道與南北二極之中間自距赤道十九度至二十四度正當其處謂之正帶中和之氣鍾焉經文下此二語特有深意不然所照所墜豈更在覆載外而重叠言之耶

尾漏

相在爾室二句。鄭康成詩箋、主祭祀言。馮嗣宗詩經名物疏曰、爾雅西南隅謂之奥。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古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隱奥之處。祭祀及尊者所居也。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處。祭成人始設奠于奥謂之陰厭。尸謖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孔子云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屋漏之非暗室明矣。詩所云不愧屋漏者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若取暗室之義。宜云不愧於奥。不當云不愧屋漏也。下文

毋曰不顯莫予云覯箋訓以僎於西北隅屏隱之處者以改僎之後佐食闔戶降則室內無人鄭註所云或者神欲幽暗是也因當時屋漏有神故勉其不愧非謂助祭之人在屋漏處也在爾室者在宗廟中也朱子註詩謂獨居一室不主祭言猶曰不欺暗室云爾不但暗室非屋漏解亦與下神之格思義不相貫矣愚按屋漏固非暗室然在爾室對上友君子友君子爲明則在爾室爲暗凡無人處即暗室也豈必其地之昏黑哉陰厭陽厭之說禮經無明文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無

尸曰厭蓋弗成也故祭殤曰厭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曾子問明指祭殤立言鄭氏以爲祭祀之通禮并于此詩亦傅會其說朱子不主祭言正說經不穿鑿處未可執鄭箋以訾集傳也惟史氏伯璠謂上爲圜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以傅會暗室之解此眞杜撰